

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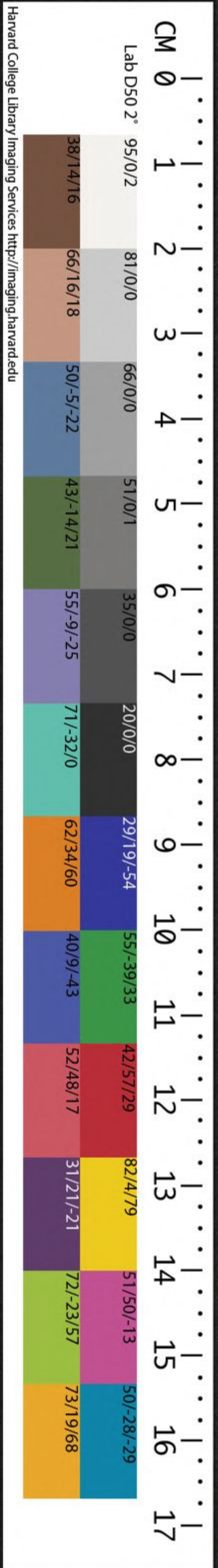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二十五之二十八



13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塔佛大學漢和
國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

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
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
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
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
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
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綠
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
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
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
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

利那死弟祁溼立祁溼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
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
溼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溼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
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
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儻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
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
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
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劔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
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
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

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與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窮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塗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強川甘松匡明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

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
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
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
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
侯悌率衆二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
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
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
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弈于東胡金熙連兵
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
沒弈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

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
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
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
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
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
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
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
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

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奔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

乾歸乃與沒奔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萑峽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

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瑄奮劔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闔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逞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瑄爲吏部尚書翟勅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

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北平韋乾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

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兆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恐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勃爲質旣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

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
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
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
蹶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
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
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
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
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
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璠率騎二萬伐吐谷
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堡白蘭山遣使謝

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
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
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
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
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
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
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
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
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栢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
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

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
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
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
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
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
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
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
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
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
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

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傴檀迎
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
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
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
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
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
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旣
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
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

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

千築城于嶮岷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

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
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
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
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
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
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
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
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子中軍審虔
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儁檀師濟河敗儁檀太子武臺于

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
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
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
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
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
吐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
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
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
武木奔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曠嶺南山并其四
子輟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諡武元王在位二十

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

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紉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劔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

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儂檀西征乙弗投劔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儂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儂檀遂降署爲驃

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儂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旣兼儂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四達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潯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

戶于袍罕令其安東木奔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
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
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
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入木奔于西討黠
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
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
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
鮮卑烏地延率戶三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
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
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

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
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
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
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
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
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
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
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
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湟川大破之
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袍罕湟

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
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
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
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
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
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禳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
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燠難以義
服伺我阡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
已當振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切據近郊經綸王業者

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
斷俘視羶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峭函
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旣而控弦鳴鏑
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
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幾
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燒河之酋臨戎
葉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
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

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
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
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
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
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
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
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
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
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
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

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
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
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旣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
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
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
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謙羣寮忽有血流其左
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劔而下桑斬班于西閨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繫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卽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

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

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
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
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
義期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
菲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
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
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
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
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
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地所鍾

人望攸繫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
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閔伯過貴能改
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
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
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
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
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
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
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
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

務從簡易前朝苛政悉皆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
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
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
略令旣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
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
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
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
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
肅然請昧路絕蝮蠕勇斛律遣使求跋文僞樂浪公主
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

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
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
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
蠕庫莫奚虞出庫眞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
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
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
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
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
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

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
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
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
領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
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
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
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曙自長樂率
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曙爲太常高城
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
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

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
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
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
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
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
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
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
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
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
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

申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
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
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并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
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
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大禍將勃亂
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退邇具瞻諸弟並封列
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
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
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
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

之際常拔劔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
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
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
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
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
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
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
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
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

不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燥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繁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燥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脩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鶴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尚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

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
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
麗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
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
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
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
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
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

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
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
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已率
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
曰君前旣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旣
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
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在乎哲曰皆
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
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
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道德
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
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
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
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
寇良謂在茲猶能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
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
虜亦懷沈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儁檀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
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
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
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

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脩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脩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

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

公鎮安夷僭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黃郭奮史曷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干

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隣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
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
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
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
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
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
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
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
麥而還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追僞檀入錄府國
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
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
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二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
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
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
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
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
右挈不亦可乎明日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
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
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業

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僞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僞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僞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僞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

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鋤勿嶮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

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
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
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
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
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僇檀
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
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
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僇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
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
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

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
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
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暘對曰古之王者行師
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
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
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
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
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
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
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

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僇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僇檀執禕而數之曰見幾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

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况禕蔑爾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令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僇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僇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嶮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

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僂檀曰噲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僂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僂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僂檀曰康王弟僂檀嗣

僂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僂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項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

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僂
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
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
至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
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
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
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
與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
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

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
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
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
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
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僂檀散騎常侍
增邑二千戶僂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
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
羊三萬頭興乃署僂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

姑臧儻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
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儻曰吾得涼州三千
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
君所以忠於殿下儻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
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
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
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
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
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

儻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
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嵩聘于姚興興謂嵩曰
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
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
受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
騎何從得之嵩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覆者實由車騎
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
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
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
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

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與悅其言拜騎都尉
僂檀讌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
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貽
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
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
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
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
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
聞讜言也僂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
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僂檀僞游澆河襲徙西

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
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
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僂檀率騎
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僂
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
餘人僂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僂檀懼東西
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
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僂檀於北城推梁
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
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

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僞檀悉誅之姚興以僞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僞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入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磬豈足爲多也宗還長

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僞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僞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僞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遺僞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僞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

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
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
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儻檀欲誅其元
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踧
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儻檀從之殺五千餘人
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
掠儻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
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儻檀攻之未剋乃
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
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

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
委罪欽成遣使謝儻檀引師而歸儻檀於是僭卽涼王
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
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晃右長史郭
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
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
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
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
遜大敗而歸儻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晃及太史令景
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

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脩德責躬可以寧吉儻檀曰
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
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
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儻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
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
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
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儻檀怒鎖保而行曰
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遜率衆來
距戰于窮泉儻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

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
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
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
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
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
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儻檀謝之
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
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
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儻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
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

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
驢山以叛僣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
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僣檀始出城焦謚王
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謚推焦朗爲
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謚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
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
伐僣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
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
謂僣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僣檀曰去否任卿
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父

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
洛干率衆來伐僣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
僣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
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
和茗翟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
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
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
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
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
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

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
僣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僣檀嬰城固守以子染
干爲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
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涅河太
守文支荒酒悞諫不卹政事僣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
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
改往脩來僣檀乃召文支旣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
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俱如是胡顏視世雖
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
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

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
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
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
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
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
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涅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
臧蒙遜又來伐僣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僣
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
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
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

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陛下圖之僂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僂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叢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

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僂檀僂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女婦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途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僂檀曰蒙遜熾磐

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僞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僞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僞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僞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

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僞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僞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僞檀解藥僞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僞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僞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僞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推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列旣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劬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僞檀見之矣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僞檀傑

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位改封范

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
叛堅將苻柳起兵枋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
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
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
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
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
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
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
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
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適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

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
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
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
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
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
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
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
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旣建僞
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
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

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

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又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叅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叅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

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薊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薊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薊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

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义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薊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

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容
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
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
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
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
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
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
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
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
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

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
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
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
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
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
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
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
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是
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
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
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閻
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
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
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旣爲姚興所
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
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
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
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
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
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
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
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
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
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後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
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
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
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
疆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
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

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

旣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

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
經因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
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末康多
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問渾父蔚昔
同段龕沮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
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夫樂禍之志
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
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
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
弇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
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
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
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
於奴隸近則曹疑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
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
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
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
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
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

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怒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馬進慕容鍾爲司徒慕容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容興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懽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

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

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
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
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
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
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
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塋平仲
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塋近城豈有意乎
青州秀才吳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
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
隘卒豈擇地而塋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

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
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
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
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塩官於
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
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
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
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
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
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

上疏曰二寇逋誅國耻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楊越爲
鷓鴣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
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
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
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
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
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
今羣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
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耻討寇之
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

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燠燒公避課
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
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
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
悅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
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陰戶五萬八千諄公廉正
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
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
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

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
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
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
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
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
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
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
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
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
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室

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鑲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
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
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
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
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
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
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
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
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
接厭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

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
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
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
西并彊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其社稷無過今
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
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
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
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
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
據二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

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
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
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
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
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
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
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
等旣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
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
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

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德
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
夜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
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
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
二級其月死卽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
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爲
謚獻武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慕容超

慕容鍾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
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
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
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

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乎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

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鬢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

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叅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叅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

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王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志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

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
尅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尅青州鍾殺
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政
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
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
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
爲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
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
創兵革尚繁未遑脩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
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

宜脩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
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
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
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
旣廣懲慙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
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
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
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
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
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

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

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

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
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使至矜誕苟折行
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
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
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
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父
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
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
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
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

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
以超母妻還之慕容疑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
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
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
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
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
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
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
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
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

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大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虜固地震

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讎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頽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

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
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
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
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
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
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
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人入濟南
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
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
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

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
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
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
出城迫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
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
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
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
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
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

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旣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

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

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
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
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
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
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
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
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
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
簿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
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

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
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
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書請
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
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
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
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
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
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彊率步騎
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

大破秦軍與追彊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彊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二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

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增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彊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滎水帝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

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啣壁求生於是張網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蓆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實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

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謹言而勵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胎禍啓大岷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滌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終

目

詒

